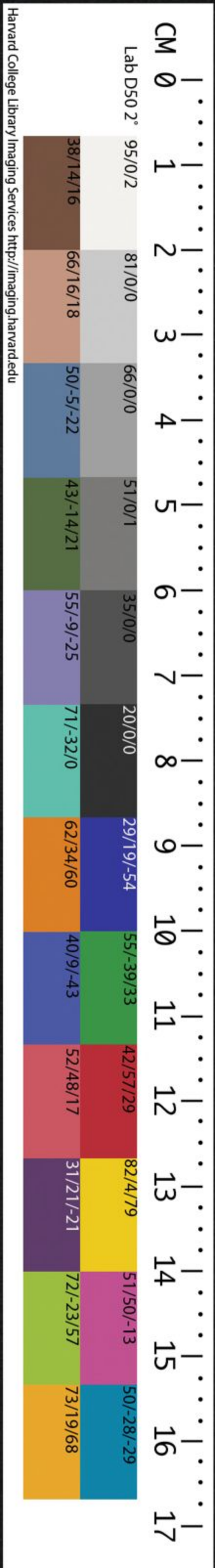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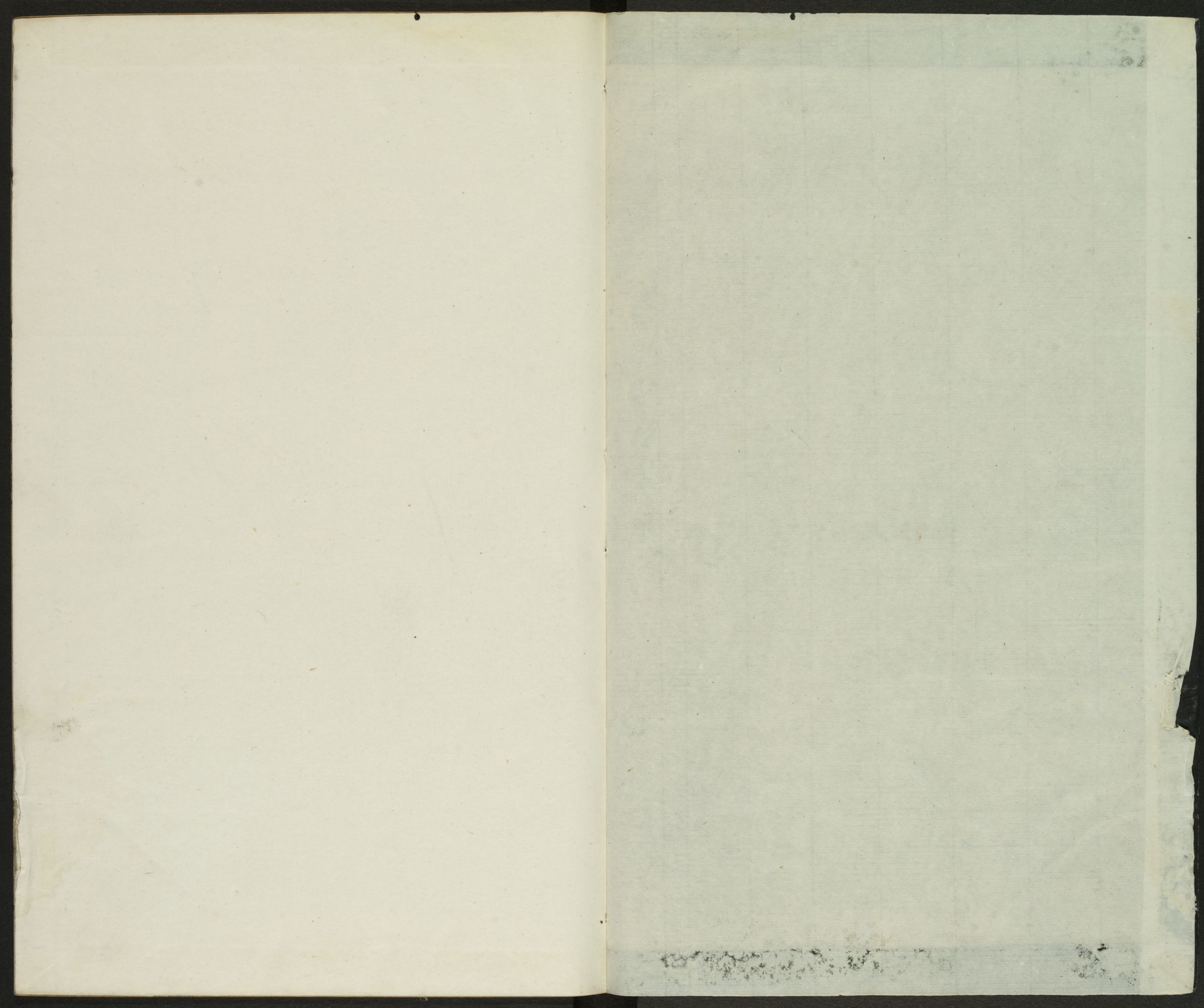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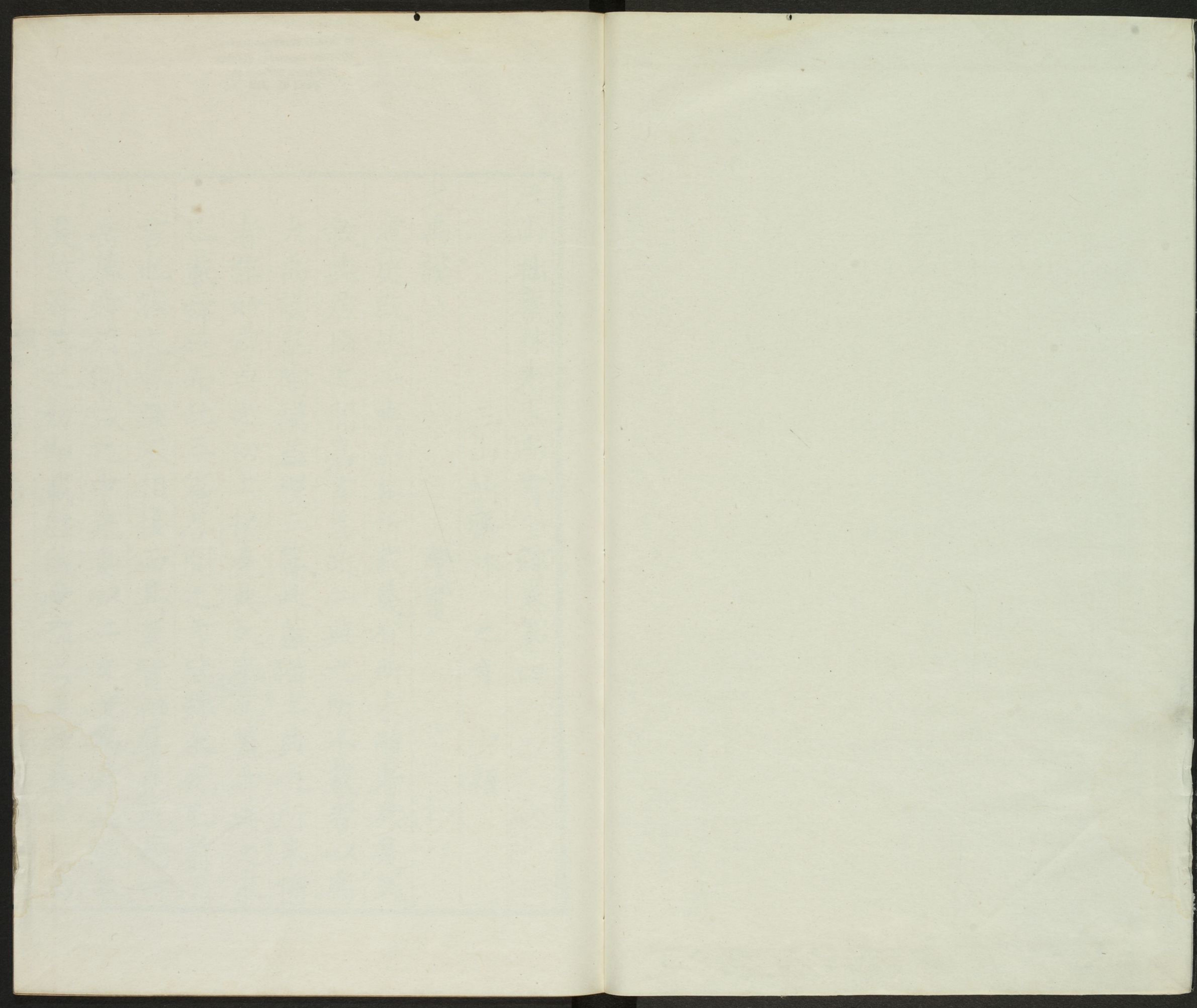


T 110/2452 B

144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類

大禹謨

虞書

虞史既述二典而其所載義有所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二典之所不載者以爲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三篇此蓋備二典之所未備者非如舜典之初上接堯典之末也蓋舜典之末已載舜死而此三篇答問之言皆舜未死已前之言也然文勢雖不相接而其意實相屬堯典載四岳薦舜於側微之中堯妻以二女既爲舜典張本矣故舜典之初即載歷試受禪之事舜典既載禹

宅百揆之職繼舜之任而其本末未有所屬也故
 大禹謨則載大禹居攝帝位率百官若帝之初然
 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此其所以謂之虞書也然
 左氏傳舉臯陶益稷之言若臯陶邁種德地平天
 成敷納以言等語皆以為夏書此蓋孔子未定書
 已前傳寫之誤也以為虞書者意其出孔子之所
 釐正矣據此三篇皆是舜禹臯陶夔益之徒相與
 都俞賡歌之言而其事則止於禹之居攝受命徂
 征有苗猶未及夫禹即帝位告廟之事安得以為
 夏書邪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大禹謨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
 己憂蓋舜之所為治者禹臯陶之力居多臯陶以
 謨顯故曰臯陶矢厥謨矢陳也禹以功著故曰禹
 成厥功臯陶大禹之功皆可以為萬世法以是事
 舜舜猶以為未也於是又從而申之申重也臯陶
 之謨顯矣舜申之使致其功若所謂時乃功懋哉
 是也禹之功著矣舜申之使陳其謨若所謂來禹
 汝亦昌言是也臯陶有謨矣而又有功禹有功矣
 而又有謨實帝舜申之之效也先言臯陶而後言
 禹者此非有所輕重取與於其間蓋先言謨而後

言功事辭之序也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其序之
 所以總言三篇之意也然一序而必分為三篇者
 蓋古者編竹簡以成書竹簡所載不能多也故必
 析而分之既已析而分之則必取數字名其篇以
 為簡冊之別故此分為三篇者徒欲以便於簡冊
 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臯陶謨盡在第二
 篇也漢孔氏云大禹謨九功臯陶謨九德此則拘
 於篇名必欲以本篇所據而為其謨也予竊謂不
 必如此三篇之中凡出於禹之所言者皆大禹謨
 也何必九功凡出於臯陶所言者皆臯陶謨也何
 必九德九功九德固可以為禹臯之謨而禹臯之

謨非九功九德所能盡也謂之謨者如器之有模
 言之於此而可為萬世法也

曰若稽古大禹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蓋自
 其既即帝位而言之以謂之帝自其未即位尚為
 耕稼陶漁之時而言之則謂之大舜蓋史稱於大
 禹者蓋此書主為舜而作自舜之時言之禹尚為
 臣未可以君天下之辭而稱也故曰若稽古大禹
 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此當與下文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曰相繼

續文命上一曰字史官曰也下一曰字禹曰也不
 言禹曰者蒙上之文也史官謂禹之文德敷于四
 海之外無所不及也此即禹貢所謂東漸于海西
 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也文命既已
 敷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祇承于帝帝者指舜
 而言之也其所陳謨以祇承于帝即后克艱厥后
 以下是也先儒言外布文德教命內以敬承堯舜
 其意以此二句亦如堯舜二典之稱堯舜之德苟
 以此二句為稱帝之德則下文曰字無所屬矣史
 官記載其體自有不同者堯典舜典其名曰典典
 則必記載其德大禹謨皋陶謨其名曰謨謨則必

記載其功如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是皋陶之言
 也然皋陶謨載皋陶之言至大禹謨則加文命敷
 于四海祇承于帝二句者史官欲見禹之文德敷
 命既東漸西被暨于朔南然後陳謨以祇承于帝
 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則禹之謨也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必在難
 之於先而後獲之於後也政乃乂黎民敏德此其
 所以致此者必在為君者難其所以為君為臣者
 難其所以為臣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
 臣道君盡君道則難其所以為君矣臣盡臣道則

難其所以為臣矣君臣各盡其道以之立政則民乃又以之教民則黎民敏德曾無甚難者世之人徒以舜之為君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遂以舜之治天下優游無為曾無所用其心殊不知舜之君臣其都俞賡歌於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為戒惟其君臣之間皆不忘於克艱茲所以享無為之治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禹既以克艱厥后陳謀而告舜舜於是然其言謂能盡克艱之道者惟堯為然而猶不足於此也允

若茲者猶曰信能行此也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堯之治至於人之有嘉謨嘉猷則皆入告於上而無所遺伏草野之中有賢者則皆願仕於朝而無遺其萬邦又已咸寧則其治之可謂大成矣嘉言罔攸伏若可以無事於詢訪野無遺賢若可以無事於營求萬邦咸寧若可以無事於憂恤而堯之心猶以為未也於是稽于眾以詢其政治之得失有未至者則舍己從人而不吝又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無告謂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皆哀矜而不虐之困窮謂士之失職者皆任用而不廢之極四海之間無有一士之失

職者無有一民之不被其澤然後為能盡君之道
則是后克艱厥后惟堯足以當此言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
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美辭也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此說不然
夫舜既即天子之位則凡羣臣之稱帝者皆指舜
而言也如禹曰於帝念哉曰帝光天之下皐陶曰
帝德罔愆皆指舜而言也夫當舜之時舜謂堯為
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為帝則舜宜何稱哉張橫渠
曰此美舜也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歸美於舜此
說為得之蓋舜既言克艱之道惟堯能盡之於是

益言舜之德既廣運如此則其於克艱厥后之道
蓋亦優為之也廣者洪之至運者通之至惟洪故
能廣惟通故能運薛氏曰廣如地運如天廣則大
矣而無不載運則通矣而無不周此說盡之矣乃
聖乃神乃武乃文即廣運而為聖神文武之德也
蓋舜之德既洪而能廣通而能運如天地之無不
持載無不覆燾也是德也自其大而化之而言之
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知而言之則謂之神自其
威而可畏而言之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於外而
言之則謂之文聖神文武即廣運之所發也非於
廣運之外別有聖神文武也而王氏則謂乃聖乃

神所以立道乃武乃文所以立事先聖而後神道
 之序也先武而後文事之序也審如是說則是道
 之外復有事事之外復有道既有道之序復有事
 之序使道無預於事事無預於道此王氏患天下
 之術之原惟舜之德自其廣運而充之至於乃聖
 乃神乃武乃文故皇天於是眷顧而命之起於側
 微之中玄德外聞遂以受堯之禪奄四海而君天
 下也蓋謂舜之廣運之德既已修於畎畝之中升
 聞天朝上為天之眷顧下為四海之感戴則其克
 艱厥后以合於堯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先
 儒以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有此

德故為天所命所以知其不然者蓋舜自匹夫而
 為天子則其所以為皇天之所眷命奄有四海而
 君天下非其德之廣運不能至於是故可言也堯
 繼世以有天下則其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固其所
 宜也又何言哉此張橫渠之說所以為善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既稱美舜德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遂以
 上為天所眷命下為四海所愛戴則其於后克艱
 厥后之道固可以優游為之矣禹於是又從而戒
 焉帝之德雖為天所眷命然天之禍福吉凶本無
 常也人能順之而從道則天應之以吉其或從逆

而不復順道則吉將變而為凶是道也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言舜雖有廣運之德尚在乎兢兢業業盡其寅畏之志然後有以盡克艱之道蓋益之言所以勉之於其始禹之言所以戒之於其終或勉之或戒之皆所以成就君之德舜既不以廣運之德自居而虛己來弼直之言禹益之徒不以君之聖明忘其箴戒之意君臣上下相與圖治孜孜如不及此其所以為唐虞之治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禹既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於舜益於是申言所

以儆戒之道當如此也吁歎辭也歎而後戒者將使聽者審其言也畢命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虞度也謂四方晏然無可度之事也夫惟四方晏然無可度之事則危亡禍亂所自萌也故當儆戒而無忽正如臯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一日二日之間危亡禍亂之幾至於萬數可不戒慎恐懼乎

罔失法度

蓋方是時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坐視天民之臯夫何為哉惟守法度勿失斯可矣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君臣無為足

以致治矣而小人之好作為者必肆其私辯欲盡取前世之法度紛更之時君世主不悟而入其說往往至於危亂而不自知漢之武帝唐之明皇皆坐此也周公相成王已致太平之治作為無逸之書以戒成王而其終篇申做之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壽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此即益戒舜意也舜大聖人也益之言簡而盡成王中才之主也周公之言詳而明然而其意則一也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百志惟熙

罔遊于逸者謂不可為無方之遊也罔淫于樂者謂不可為已甚之樂也任賢勿貳者謂任賢不當使小人惑之也去邪勿疑者謂苟知為小人則決意去之不復置疑於其間也所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在於疑謀勿成也自古君子小人並仕於朝廷之上小人知其必不見容於君子往往進其疑謀以惑人主之視聽苟人主不察而使其疑謀得成則小人必得志君子必受禍矣劉子正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羣枉之門使人主不能破疑謀於未成之間則任賢豈

能勿貳去邪豈能勿疑惟其使小人疑謀勿成則
是非賢不肖洞然明白如大明之升天無有不顯
也此百志所以惟熙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此言為治者既不可違道以干眾譽又不可拂眾
以從己之欲也蓋自古無道之政必出於此二者
班孟堅曰秦燔詩書以立私議王莽誦六經以文
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蓋若秦者是所謂拂百
姓以從己之欲者也若王莽者是所謂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者也雖其所為不同而其所以致亂亡
之道則一也夫為治者既不可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又不可拂眾以從己之欲然則將奈何惟上不
違先王之道下不拂百姓之欲則兩得之矣王氏
以謂拂百姓以從先王之道則可拂百姓以從己
之欲則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盤庚是也蓋人之
情順之則譽拂之則毀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也即拂百姓以從先王之道者也此說大戾夫盤
庚將遷都民咨胥怨而不從盤庚不強之以遷也
方且優游訓誥若父兄之訓子弟至於再至於三
必使之知遷都之為利不遷之為害然後率之以
遷焉何嘗拂之以從己哉夫王者之安天下必本
於人情未有拂百姓而可以從先王之道也王氏

此說甚抵牾於聖經矣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苟能行此數者盡其儆戒之意而繼之以於心無怠於事無荒則豈惟中國之治哉雖四夷亦將來王矣無怠無荒猶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聖人之治夷狄聽其自來而信其自去未嘗招之而使來也苟修於此者既盡則彼將梯山航海而自至非有爵賞以勸乎其前又無刑罰以驅於其後無怠無荒而彼自來矣此唐虞之世禦戎之上策也夫舜大聖人也益既稱其德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遂為皇天之所眷顧奄四海而君天下矣彼

失法度游于逸淫于樂任賢貳去邪疑疑謀成與夫違道干譽咈眾從欲或荒或怠之事蓋中材庸主之所不為也益之智豈不知舜之心不至於此然而諄諄告戒惟恐不及者蓋聖人雖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其兢兢業業者實未嘗須臾忘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夫孔子之聖豈有學之不講豈有義之不徙而以是為憂乃知聖人顛沛造次未嘗敢忘儆戒之意舜之德盛於淫泆荒怠等事雖不至於此然而聖人儆戒之意實未嘗敢忘此益之所以拳拳為舜言之而不已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益既諄諄告戒其所以啓迪於帝之德禹遂言德
之施於有政者此蓋爲治之要也然而告於舜而
曰於帝念哉於者歎美而言之帝念哉重其言也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言聖人膺天明命爲民父母
其所以兢兢業業日新厥德不忘儆戒之意如益
之所言者凡欲美其政也而所以美其政者無他
欲以養民而已夫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謂之六府
此天地之養萬物者也聖人裁成輔相使水潤下
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爰稼穡六者不失其性

謂之惟修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則聖人體
天地化育之德以養萬民者也孟子論王道之始
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汙池魚鼈
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此所謂正德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養生喪死無憾此所謂利用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此所謂厚生也使此三者施之天下而不失其和故謂之惟和六府修三事和則九功於是惟敘矣謂之惟敘者非謂六府之修先水火而後金木土穀也謂之惟和亦非謂三事之和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但謂九者皆不失其序而已王氏謂以惟敘為六府三事之序故以土治水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為用以火治金以金治木然後金木為器以木治土以土治穀然後

土穀為利楊龜山曰不然神農氏斲木為耒揉木為耜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以木治土然後有耒耜之利非土能治穀矣洪範曰土爰稼穡與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一也謂土能治穀者非也此說為是然龜山既知土能治穀之為非而又曰五行相生以相繼相剋以相治相生為四時之序相剋為六府之序也夫既以相剋為六府之序則自水治火而推之亦將以土治穀矣此則流入於王氏之說而不自知也九敘惟歌者六府修三事治其功德皆可歌也功德既可歌則功成治定不可以有加矣惟在不倦以終之也故

繼之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九者皆得其叙則天休滋至吾乃寅畏以享之此
 戒之用休也其或不然則天威將至而危敗禍亂
 自此生矣故督之以威而避也勸之以九歌謂九
 功之德既可歌矣則遂以是九功之歌播之聲詩
 發揚蹈厲以自勸如此則九功之叙無有敗壞之
 時矣戒之董之勸之皆是人君自戒自董自勸也
 古者作樂歌以象德舞以明功舜之為治自德惟
 善政政在養民至於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則其功
 德皆已盡其善矣故其樂象之而韶樂遂以九為

節周禮大司樂曰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
 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
 之歌九韶之舞奏之宗廟之中若樂九變則人鬼
 可得而禮矣蓋舜之韶樂升歌於上者九德之歌
 合樂而舞於庭者九韶之舞韶樂之奏至於鳥獸
 率舞鳳凰來儀者原其所以致此者則本於九功
 惟敘而九功之所由敘者本夫舜之德施於有政
 然也以是觀之則韶樂之舞盡善盡美豈苟然也
 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於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則箕子所陳洪範九疇而謂之天乃錫禹者但
 洪範之書箕子衍之而加詳焉耳其實不出乎此

數語學者於此數語而求之洪範思過半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曰俞然其言也地平天成者地既平矣則天功
可得而成也蓋陰陽四時之運天施之地成之洪
水橫流泛濫於中國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而生
之之功無自而成今地既平矣則天功可得而成
也所以地平天成者由六府三事之允治也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謂之六府此六者天地生物之府
也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三者聖人修人事
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六府三事既治豈一時被其
德哉蓋萬世永賴禹之功也禹既言九功惟敘九

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者謂舜當戒之董之勸之使勿壞也舜於是稱美
其功言汝之功雖萬世亦將賴之予其可不盡做
戒之意哉觀箕子以此言演為九疇而其書謂之
洪範者大法也謂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舉不
出於此書以洪範之書觀之則謂大禹之功萬世
永賴時乃功者豈溢美也哉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

此言舜將禪位於禹之事格汝禹者猶言格汝舜
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言舜自格于文祖踐天

子之位至是蓋三十有三年矣禮記曰八十九
 曰老百年曰期頤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并堯
 之喪而數之其即位也蓋年六十有三至是年九
 十六矣其年在於老期之間則方厭倦於萬機之
 務矣蓋言禹當不懈其位以總朕之眾蓋將使之
 代已總攬萬機之政也傳曰老將昏而耄及之言
 老則昏昏則老也舜年九十六禪位於禹當其未
 禪也蓋猶朝諸侯巡狩方岳總攬萬機之務及其
 既禪也天下之大事猶所關及命禹徂征敷文德
 舞干羽格有苗皆舜之所有事也雖及耄期之年
 而其德不昏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

自朕德罔克以下正如舜典所謂舜讓于德弗嗣
 也典謨所載其文簡其事備蓋其為體或詳於此
 而略於彼或略於此而詳於彼以互相發明如舜
 終於文祖而下則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至告
 祭于上帝百神覲諸侯巡狩方岳之事無所不載
 而禹受終於神宗之下則惟記一言曰率百官若
 帝之初觀此則在璿璣玉衡以下不言而可見矣
 舜禪位於禹禹讓於臯陶舜不從其讓而更授禹
 禹又辭讓至於再三然後受命于神宗其載之詳

如此至於堯之授舜則惟記以一言曰舜讓于德
 弗嗣觀此則知舜之讓也亦將有所答問辭遜若
 禹之於舜也典謨所載其辭不費類皆如此朕德
 罔克者禹謂己之不德民之所不從臯陶遠邁其
 德其德下洽於民而民懷之禹自以為不若臯陶
 也德必稱其邁種者蘇氏曰種德如農夫之種殖
 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暮收則其報也亦
 狹矣臯陶之種其德也造次顛沛未嘗不在於德
 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
 民而民懷之此說盡之矣漢于定國父于公其閭
 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馬

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夫于公治獄無
 所冤信有陰德矣然而遂高大門閭以望子孫之
 興則知未能無利之之心非所謂邁種德也臯陶
 之作士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其德可謂大矣不
 期其報而民自歸之此其所以為難禹讓于德無
 以易臯陶矣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

言帝之所當念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在茲薛氏以繫於臯陶邁種德之言而
 為之說曰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之至也則雖

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茲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
 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茲在
 茲釋茲在茲名言者其辭命也允出者其情實也
 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茲
 在茲及其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
 允出茲在茲禹既以是稱皐陶之德因以是教舜
 也曰邁德者其德不可以一一數也念之而已念
 之至者念與不念未嘗不在德也其外之辭命其
 中之情實皆德也而德不可勝用矣薛氏此言其
 論念釋名言允出在茲之義可謂曲當其理然上
 文曰帝念哉下文曰惟帝念功皆是禹讓於皐陶

之意因以教舜而念哉念功皆為念德則是此乃
 禹稱皐陶之德殊不見其讓於皐陶之意與上文
 朕德罔克文勢不相接故薛氏說雖善而非書之
 意也孔氏王氏皆以此為讓于皐陶其說是也然
 而意亦未順予竊謂禹之讓于皐陶也蓋以謂我
 之心念其可以受帝之禪者惟在於皐陶舍皐陶
 之外而求之餘人亦無及於皐陶者則可以受帝
 之禪者亦惟在皐陶故名言於口以為在皐陶允
 出於心亦以為在皐陶謂己之反覆而思之卒無
 有以易皐陶者猶下文舜謂禹曰毋惟汝諧是也
 惟帝念功者言皐陶之德見於功者帝之所當念

而可禪以位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舜因禹之讓臯陶於是稱美臯陶之功以勉之也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言民皆循理率教無有干予正者言不犯法也民之所以不犯法者則以臯陶之作士能明五刑以弼五教故爾古之聖人所以制爲刑辟者非期於多刑人多殺人以爲威也凡欲以輔吾教之所不逮而已出教則入於刑出刑則入於教使民皆趨於五教而刑爲無用者是

真聖人之本心也臯陶能體此意故其用刑也亦非期於深文峻法使民無所措手足也其所期者惟欲使舜從欲以治而已欲使舜從欲以治要在使民不犯於有司罔圉空虛天下無一人之獄羣黎百姓皆協於大公至正之道使人徒知契與伯夷之教而不知有臯陶之刑此舜之威德惟臯陶能推明其意而見於治功者然也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

下而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觀此則知刑以弼教期于無刑真聖人之本意也蓋百官有司之職各職其職業而使其職無曠然後為能如百揆必能熙帝之載不能熙帝之載則為曠職矣稷官必能播百穀不能播百穀則為曠職矣共工必能使百工各盡其能不能使百工各盡其能則為曠職矣虞衡必能使草木鳥獸各遂其性不能使草木鳥獸各遂其性則為曠職矣以至司徒之於教秩宗之於禮龍之於納

言必欲皆修其本職然後為無曠也惟士之一官乃獨異於此要在乎推明聖人所以明刑立法之意使民不犯于有司囹圄空虛天下無一人之獄其官若為虛設者然後為能其官此臯陶之德所以為萬世治刑獄之法也時乃功懋哉者言其既稱其功又勉之使懋其職業也亦猶使禹宅百揆禹讓于稷契暨臯陶舜既不許其讓則更稱三人之前功而勉之也然禹之宅百揆以讓于稷契暨臯陶此惟讓臯陶而不及稷契者案史記稷契皆帝嚳之子帝嚳崩而摯立摯崩而堯立堯立七十年而使舜攝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終堯之喪三

年而後即帝位即帝位而後命九官當命九官之時稷契蓋年百有餘歲矣舜即位三十三年而後禪禹當禪禹之際此時稷契之徒蓋已死矣使是時尚存則其讓之固當所先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舜既推美皋陶之功皋陶於是推本其所自以謂非舜之盛德則已亦不能成此功也蓋有司之所守法令而已至於操縱予奪權其輕重之宜以濟有司之不及者則在天子惟皋陶執法於下而舜

以好生之德推之於上此民所以不犯于有司也帝德罔愆者謂帝之德無有愆過蓋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也既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則有司得以奉公守法無所顧望阿私以行其志矣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者此謂操之於上者既無繁苛之法則施之於民者必無暴虐之政矣蓋惟簡故能寬也漢高祖入秦關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按堵如故由其簡故能寬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皆舜以忠厚之德濟有司之所不及也人情莫不欲愛其子孫其所不

欲者則惟恐子孫之陷入其中及其所欲者則惟恐不能遺其子孫聖人之政本於人情故罰弗及嗣以謂父子之罪不相及而賞得以延及於一世以此見聖人之用刑賞之法本於人情伸於用賞而屈於用刑也宥過無大謂過誤所犯雖大必有猶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刑故無小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猶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蓋聖人制刑辟所以待小人長惡不悛者而非謂君子不幸而陷入於其中也小人長惡不悛者雖小罪亦不可苟免則世之小人者皆有悔過自新之心而君子入於非辜雖大罪亦在所赦則君子有所依賴

不爲小人之所誣此聖人所以制刑罰之本意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樂夫君子之有功不忍小人之有罪也潁濱曰君之與民其遠近之勢小大之分故不待夫爲之爭尋常之是非以勝之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上與其不使名器之僭孰若使之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斯言盡矣與其殺不辜謂大辟之刑疑而讞於上其罪可以殺可以無殺不殺之則懼其實有罪而失不常之刑殺之則懼其實無罪而陷於非辜此意有可疑而不敢決者而以讞於上舜之意則以謂

斯人也其罪在於不可之間與其殺無罪而陷於非辜寧縱有罪而失於不經也此大舜不忍用刑之意也自臨下以簡至於寧失不經則舜明慎用刑而致其仁愛之意至矣盡矣不復可以有加矣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如是則民自不犯法矣揚子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之嚴刑峻法既已負聖人之法度矣而其有司又從而負其法度焉此刑獄之所以繁也舜既以好生之德垂拱於上而皋陶又能推明其意以

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此所以使民不犯于有司也雖不犯于有司而原其所由是舜之盛德所致也故舜雖歸美於皋陶非皋陶之所敢當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皋陶雖不敢當其功而舜則以謂臨下以簡御眾以寬至於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如其所欲者如此苟使有司不能推明其意則已雖有好生之德亦無自而洽于民心故謂之曰所以使予從欲以治至於四方從化靡然如風之偃草乃汝之功皋陶歸功於舜不敢自有其功舜不以盛德自居而又歸功於皋陶更相推美其功德之盛夷考其

實未有一言溢美於其間其君臣相與以至誠如此唐虞之治所以歷萬世不可企及也

帝曰來禹降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舜禪位於禹禹讓於皐陶帝雖獨美皐陶之功而卒不許其讓也舜於是遂申命以攝位之事與舜典汝往哉之意同但此為攝位而言茲事體重故其誥戒之辭加詳焉則來禹者猶云格汝禹也不言格汝禹而言來禹者蓋史官變其文也降水當從孟子作洪水字其說曰降水者洪水也蓋謂降

水者洪水之異名而說文降字洪字皆音胡公反以是知此二者不惟義同字亦通用也而先儒從經文作誕降嘉種之降同其說以水性流下故曰降水此蓋不然水性下流固得其性矣惟其逆行此其所以為害也降水傲予舜謂天以洪水而傲戒予也堯之洪水說者皆以謂當堯之世有如此大變異也惟胡文定之說曰堯之洪水非有以致之蓋自開闢以來水行者未得其所歸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蓋其意以謂堯世洪水之害乃事勢之所激非忽然而有也此論甚當夫其水害既出於事勢之所激非忽然而有而舜則以

謂降水做予者蓋聖人上做天戒下重民命未嘗
 敢忘戒懼之心雖實事勢之使然而聖人之心不
 以為天災而忘所以做天戒重民命者故謂之做
 予而不敢忽也夫使人君苟無做戒之心則雖天
 災之顯然可見者猶不知懼又從而為之辭以自
 解免者如漢武帝謂旱為乾封彗為德星如此則
 修人事應天變者廢矣司馬溫公曰人君之所畏
 者惟畏天若不畏天何事而不可為者哉堯舜之
 洪水真所謂無妄之災也而謂之做予蓋自盡其
 所以畏天之意而不謂我無以致之也唐虞之治
 實基於此成允成功謂禹能體舜做戒之意以成

此治水之功也自古聖賢舉大事定大難未有不
 能成允成功也蓋成功非難成允難允成於此而
 功成於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商鞅之於秦惟能
 徙木以示信故令下之日一國之民無敢違者夫
 鞅豈真能信哉假而行之其效且如此況禹以至
 誠惻怛之心思天下之有溺者由已溺之故信而
 後勞其民民雖勞而不怨則其成天下之大順致
 天下之大利蓋可指顧而辦也惟汝賢者言無若
 汝之賢既有是功而又勤于邦儉于家不自滿假
 此人情之所尤難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
 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此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實也不
 自滿假者執心謙沖而不自盈大也言禹有如是
 之功而退然若未嘗有功者故勤于邦儉于家不
 自滿假者皆不居其功也惟汝賢者言無若汝之
 賢也賢者能為人所不能故賢於人也此又申前
 之義而無結文言禹有是能矣而不自矜也雖不
 自矜而天下莫與之爭能有是功矣而不自伐也
 雖不自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功說命曰有其善喪
 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矜則人與之爭能伐則人與
 之爭功矣至於不矜不伐又誰與之爭邪夫成允
 成功非難有是功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

伐然後為難禹既有是成允成功之美而又有是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之德此舜所以勉
 其有如是之德而遂嘉其有如是之功也故繼之
 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萬章問於孟子曰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天與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則其所以示之者
 可謂至矣故以是卜知天命之所在而曰天之曆
 數在汝躬言天命在汝汝當終陟元后而作天子
 也是時方命以居攝未即天子之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之際發明其道學之要
以相畀付者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歷
代聖賢所以相傳者不得盡見然以堯舜禹之所
以相授受者而視之則知湯與文武而下其所以
相傳者蓋不出諸此矣此實聖學之淵源而諸儒
之說各有不同蓋聖人發明其心術之祕以相授
受故其言淵深又必有聖人復起默而識之自得
於言意之表非詁訓章句之學可得而知也諸儒

雖各以意形容而聖人之意終於不可盡某何人
也足以知此姑掇諸儒之遺說而臆度之其中與
否不可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苟於其既發而為私欲所勝則
將發而不中節矣夫所發者既已危而不安則未
發者亦將微而難明誠能惟精惟一以安其危則
喜怒哀樂中節而和矣所發者既和則未發之中
亦將卓然而獨存矣故能允執厥中此蓋與中庸
之言相為表裏自堯舜禹以至孔孟所以相傳者
舉不出此學者不可以不深意而精思之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又戒以聽言之道也無稽之言不考於古也弗
 詢之謀不稽於衆也仁人君子之言上必考於古
 下必稽於衆故其用之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利苟
 非此二者則是專己自用以濟其私爲國家者小
 用之則小害大用之則大害無逸所謂壽張爲幻
 者是也故舜以諄諄戒禹謂守盈保成之業惟在
 於遏絕此二者之萌而已故使之勿聽勿庸也曰
 謀曰言曰聽曰庸此蓋隨宜立言非有深義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
 邦

此又言君民相須君不可不畏民民不可不使愛

君先儒謂可愛非君民可愛者豈非君乎又謂可
 畏非民君可畏者豈非民乎民以君爲命故可愛
 君失道則民叛之故君畏民也正如北風之詩云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赤莫赤於狐黑莫黑於烏
 也所以謂可愛非君者以衆非元后則無以奉戴
 故曰衆非元后何戴蓋民無君則亂故民愛君也
 所以謂可畏非民者以后非衆罔與共守故曰后
 非衆罔與守邦蓋君失民則失國故君畏民也惟
 君民相須如此則爲君者其可不致其兢慎之意
 如下所云哉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

口出好興我朕言不再

欽哉慎乃有位者謂當敬其事慎汝所守之位也
欽哉慎乃有位則不可不敬修其可願蓋人君於
所願欲之事苟知其可為則在決意以行之其所
可願而不能決意以行之則是欲其所不欲為其
所不為矣孟子曰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以是知人君之治天下於其願欲
之事不可不敬而修之敬修其可願則仁達於天
下矣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先儒以屬於上文謂
四海之內有困窮之民君當撫而育之言人君苟
能勤此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與夫撫育四海困

窮之三者則天之祿秩常終汝身爾夫經但云四
海困窮而先儒增為撫育之文其說為贅薛氏曰
舜之授禹也天下可治矣而說四海困窮者托於
不能以委禹也此說雖於經文為順然又未若王
氏之說曰四海困窮則失民失民則無與守邦無
與守邦則天祿永終矣此說為長此蓋申言上文
罔與守邦之義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生而不傷
厚而不困持而不危節其力而不盡者惟恐四海
之困窮不能終其天祿故也舜之所以告禹者盡
於此矣於是遂言其所以禪位之事既有成命而
不可改也惟口出好興我朕言不再者言己之出

命宣之於口者其言善則有以出好其言不善則有以興戎今之所以禪位於禹者慮之於心者既定發而為言矣不可以更授他人而再出命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禹於是辭讓不受謂受禪大事也當並立枚卜功臣擇其可授而授之也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者舜又不許禹之讓而為之明言其不以枚卜之理也官占者謂帝王立卜筮之官此先自斷其志然後命元龜以決之苟使不先斷其志而徒取決於

龜筮則南蒯之占雖得文王之兆亦為無益也故洪範之稽疑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蓋人謀既盡然後可以稽之於天命也禪位大事也舜之慮也可謂至矣既先定其志然後詢之眾人而謀之而眾謀無不僉同以人言既協則幽而鬼神其必依之故其稽之卜筮則協從而無所不吉矣正如洪範曰是之謂大同夫既協之於天人之望已從而無所不吉矣故繼之曰卜不習吉習者重也如習坎之習同不習吉者言無所事於重卜也先儒謂以習為因非也禹拜稽首固辭者蓋言禹又不敢受帝之位也於是再拜

稽首而固讓焉古之人於賓主授受之際猶以三
 辭三讓然後成禮況於受天下之重輒敢易而為
 之哉故必辭讓至於再三再三辭者皆出於其中
 心之誠然也非勉強而為之如漢文帝立自代邸
 東嚮讓天下者三南嚮讓天下者再此亦知夫天
 下大器不敢輕受文帝所以致刑措之治其端蓋
 本諸此若夫飾情釣譽為不情之讓以濟其私若
 王莽之所為是乃舜禹之罪人也蓋毋者禁止之
 辭也止之使不能復讓也惟汝諧者惟禹可以當
 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辭既不獲矣於是正月之朔旦受命于神宗神宗
 者堯廟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嚮祖顓頊
 而宗堯大禹謨虞書也所稱祖宗必指有虞之世
 而言之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所從受
 天下者此論是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先儒云順舜
 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此說固是然而以若為順
 則失之無據此若字但訓如舜典所謂巡狩如初
 也蓋禹既受命于神宗則其率百官如舜居位之
 初所行之事也其所行之事即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以下是也堯舜禹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堯咨
 舜之言即舜咨禹之言禹攝所行之事即舜攝所

行之事史官互文見義其言約而盡簡而不費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可謂善敘事矣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蓋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尊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之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其命稟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而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其亦稟堯之

命而流放竄殛非舜之所專也而左氏傳載太史克之言以謂渾敦窮竒之徒世濟其凶增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舜承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此徒見四凶之誅不在堯之世而在舜歷試之時遂謂堯不能去殊不知舜之去四凶實受堯之命也典謨所載其文明甚特後世未之思耳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實負固不服之國也舜之誅四凶蓋始遷其君之桀驁者於三危之地雖遷其君不滅其國更立其近親以紹其宗嗣至舜之禘于文祖而即帝位至於三考黜陟之後蓋三十餘年矣而苗民猶不之服舜未忍加誅也於是分別其善惡

而析居之及舜以耄期禪位于禹使禹居攝又將三十年而苗民怙終其惡卒不從教蓋恃其土地之險謂兵刑之所不能加也舜於是命禹率諸侯而征之所以討其負固不服之罪而明正典刑也咨嗟也嗟禹而告之曰惟時有苗尚不率教汝其率諸侯以往征之也禹乃會羣后蓋禹於是合諸侯而與之共征有苗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蓋古者有負固之國天子致其討罪之辭以告諸侯然後方伯連帥率諸侯而往征之諸侯雖能敵王所愾而討罪之辭則必受之於天子不敢專也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

乃會羣后而往征之天子諸侯之義是兩盡之矣誓于師者誓衆以所為征有苗之意也有會必有誓自唐虞以來則然也而記禮則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子亦曰誥誓不及五帝觀此言禹乃會羣后誓于師則是會與誓皆出於舜禹之時矣蓋合諸侯以欽承天子之命豈可以無會有軍旅之事將警衆以用之豈可以無誓此堯舜禹所不能廢有會有誓亦何害於未施信而民信之未施敬而民敬之而又謂誓者殷民所以叛會者周民所以疑此徒見

春秋之時盟會之煩誥誓之數而民不信也則謂帝王之時亦然此蓋未嘗深探其本原故也濟濟有衆衆盛之貌咸聽朕言當聽朕誓戒之命也蠢動也此蓋所以聲言有苗之罪也夫苗民之所以蠢動而不服者則其昏迷且不恭也惟其不恭故侮慢自賢惟其昏迷故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言其國亂無政而禍及斯民棄而不保民既棄而不保是以知天將降之咎也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惟其苗民之罪爲天所斷棄故予以爾衆士奉天討罪之辭以伐有苗之罪爾尚庶幾一乃心力其將有功勲以復於上三旬苗民逆命者言禹率諸侯以征有苗至于三旬而苗民猶弗服也漢孔氏曰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有苗所以生辭此說不然夫有苗之罪在所當誅也久矣舜以是寬待之至是蓋五六年矣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豈有不盡苗安得以是而責舜哉而唐孔氏云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誥之辭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于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

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大聖之遠謀也信斯言也則是舜禹益用師進退皆出於權譎變詐之謀何期聖人之淺邪要之苗民逆命但是昏迷不恭耳不必從而為之說益贊于禹者益是時亦從禹出征見苗民負固恃強不可以威服也則以言贊佐禹欲使之班師振旅以德懷之也謂德至於動天則將無遠而弗屆彼苗民者豈能終弗服哉欲德之動天則在夫順天道之常理滿招損謙受益此實天理之常也

謂人之處心自滿者招損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也謙抑則自受其益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言此者欲禹以謙沖之德不與苗較苟順於天理之自然則有苗將自至矣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此又言舜之克諧瞽瞍之事以見德之至者雖其凶頑之人猶可以化服之也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謂舜之居側微畎畝之時也是時為父母所疾自咎其不順於父母既號泣于旻天又號泣于父母

蓋自盡其怨慕之德其所號泣于旻天父母惟負罪引慝而已蓋引咎以自責不以爲父母之失也孟子載其言曰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負罪引慝之實也惟其負罪引慝故供爲子職不敢不盡其力祇載見瞽瞍謂敬其事以見於父起敬起愛而不敢怨也夔夔恐懼之貌謂恐懼齋莊愛敬盡於事親也惟竭至誠以事其父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夫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其至誠實有以感格于上天之意則雖瞽瞍之頑猶至於允若以是知至誠可以感格于神明也如此況茲有苗之頑未至於瞽

瞍之甚苟使禹以德而懷來之彼將自至何必區區以干戈而征之此蓋益贊于禹之意也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薛氏曰昌言盛德之言也此蓋禹以益之言爲盛德之言於是拜受其言而然之遂爲之班師振旅而歸也班師旋師也左氏傳曰班馬有聲謂還馬也入曰振旅出曰班師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禹旣班師振旅而歸於是舜大布文德以懷來之大舜之文德何時不誕敷至是而後言誕敷者蓋責己自反不與苗較彼知聖人之

大度足以有容如此則愧恥遷善之心油然而生此其所為誕敷文德也干盾也舞者執之以為扞蔽明堂位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蓋武舞也羽翳也亦舞也舞者執之以為蔽翳也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文舞也言舜之格有苗不用干戈以服之惟舞干戚於賓主兩階之間而苗民自至詳考此言蓋是史官形容舜禹盛德不用干戈以服有苗惟履服無事舞干羽于兩階而苗民自至此形容不盡之意於言外非禹之班師振旅而歸舞于庭以是為誕敷文德而望苗民之來也故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禹既不用干戈以與苗

較惟誕敷文德以懷來之故至七旬而有苗自格格與有恥且格之格同言有所感慕而來也夫唐虞之世聲教所被訖于四海之外不服者惟一有苗國而已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國之逆命何難之有而舜禹懷之以德待之以寬遷其君而不服則為之分北其善惡而析居之分北而猶不服命率諸侯而征之亦不責其必至也又為之班師能使之自服蓋自苗民始叛至於是凡五六十餘年然後得其心說誠服聖人優游寬大之政非後世所能及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五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臯陶謨 虞書

臯陶謨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謨如器之有模立之於此萬世之所取正也謨有

二或出於祖宗之謨所以循法於子孫如胤征曰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伊訓曰聖謨洋洋是也或出

於臣之謨所以告戒於君者大禹謨臯陶謨是也

據臯陶謨一篇從首至尾皆是禹相與荅問之言

而乃謂之謨者蓋雖與禹相荅問其實陳於帝舜

之前此其所以謂之謨史記曰帝舜朝禹臯陶相

與語帝前此說是也夫惟相語帝前故揚子雲曰
 臯陶以之為帝謨不曰為禹謨也曰若稽古臯陶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典謨皆稱若稽古而其
 辭則異典主於記載堯舜之事篇名曰典故於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於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此
 皆稱述堯舜之德也謨主於記載禹臯陶之言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下皆禹之謨也允迪厥
 德謨明弼諧而下皆臯陶之謨也名篇曰謨故即
 以其言屬於若稽古之下猶言其謨之如此也然
 而大禹謨又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二句者

此見禹成治水之功聲教訖于四海然後為帝陳
 謨也臯陶直言謨而已故不載陳謨之故而直述
 其言也薛氏以文命敷于四海為禹德以允迪厥
 德謨明弼諧為臯陶之德至於下文禹曰俞如何
 其文無所屬則謂其間當有脫文此蓋未深考典
 謨命名之旨而欲以其體合而為一其說之不通
 則委曲遷就而為己意蓋薛氏之於經遇其說之
 不通則多欲變易經文而就己意如洪範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以下則欲屬於五紀於康
 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而下數句則欲屬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上皆

徇私立義輕議聖人之經不知古人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予嘗以為王氏於經失之泥泥則多鑿薛
 氏於經失之易易故多欲變易經文以就已意蓋
 矯枉過直者此古君子之通患也允迪厥德謨明
 弼諧此臯陶之謨也先儒以謂人君當信蹈行古
 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以謨明為謀廣聰
 明以弼諧為輔諧其政上二字加廣聰下二字加
 其政然後成文臯陶之言必不如是之迂也王氏
 曰迪道也允迪謂允當於道苟以允迪為允當於
 道而下又加厥德二字豈不為贅哉要之此二說
 皆以人君之蹈行其德故與下文齟齬而不合予

嘗聞之劉文昭信曰迪如啓迪之迪如同命曰迪
 上以非先王之典是也言人臣欲以至誠啓迪人
 君之德則其謨不可以不明謨不明則不能開陳
 道義以啓迪人主之德謨明矣而欲弼人主之為
 則不可以不諧弼不諧則詆訐太甚非所謂優遊
 厭飫而入之也謨明弼諧則事君之義盡於此矣
 臯陶言此者將與禹推此道以事舜也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禹於是然其言既然其言遂問謨明弼諧之道當
 如何也臯陶曰都者善其問也言人臣欲謨明弼

諧以啓迪人主之德則當使人君慎厥身修蓋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
 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
 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至於
 庶人一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古之所以明
 明德於天下始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者凡欲以
 修身而已身既修矣則擴而充之至於家齊而後
 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無不可者然而修身者又
 不可不思爲長久之道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
 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其所謂思永也欲

身修而思永當以何爲先惇敘九族庶明勵翼此
 其所以當先惇厚也敘次也惇敘九族謂親親也
 庶明近臣也勵勉也翼輔也近臣皆勉勵以翼已
 謂尊賢也蓋親親者仁之本也尊賢者知之本也
 人君之治天下其極至於仁知不可勝用而其原
 則必本於親親尊賢之二者邇可遠在茲者謂修
 之於此而效見於彼者在此二者而已中庸論治
 天下有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自修身至於敬大臣體羣臣則其本立矣自其本
 而推之無所施而不可堯舜之治天下禹臯陶稷

契之陳謨於君其敘未嘗不本於此

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拜昌言曰俞則其昌盛之言也故拜而然之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蓋謂此也禹既然其言矣臯陶於是又推廣其義而欲盡乎邇可遠在茲之道者必在乎自尊賢之知而推之以盡夫知人之哲自親親之仁而推之以盡夫愛民之惠然後可也禹曰吁歎辭也將使舜敬重其言而行之故歎之

也咸若時者猶言若茲惟帝其難之謂臯陶之言如此帝當難其言而行之也所以在於難其言而行之者蓋知人始於尊賢自尊賢而推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則能官人安民始於親親由親親而推之至於惠則無所不愛無所不愛故黎民懷之此蓋所以推廣臯陶之言而發明其義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盡乎安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備矣此其所以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巧言令色孔壬謂共工也靜言庸違象恭故言巧言

今色孔壬言甚佞也與嘉言孔彰之孔同舜既流
共工放驩兜竄三苗矣而其戰戰兢兢之心惟恐
又有如此之人復出而爲惡故未嘗敢忘憂畏之
心禹則以謂苟能用皋陶此言而盡乎知人之哲
安民之惠則不復憂畏如此之人矣共工驩兜其
大姦大佞在朝廷之上故以憂畏言之三苗爲諸
侯在外故但曰遷而已蓋小人在朝廷之上者尤
爲可憂畏也不言何畏乎共工而言巧言今色孔
壬者蓋言共工之所爲如此其爲可憂畏又甚於
驩兜有苗也若但言何畏乎共工則未足以盡其
義也自先儒王氏皆以惟帝其難之爲指堯而言

之獨張橫渠以帝爲舜所以必從張橫渠之說者
蓋禹不當謂堯爲帝於大禹謨帝德廣運已論之
詳矣而又四凶之誅在舜歷試之時當堯之時雖
知其大惡大姦然而未嘗有可誅之罪故釋之而
不誅非憂之畏之而不敢誅也苟以惟帝其難之
爲指堯而言則是禹之意以堯未能盡其知人安
民之意故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今色孔壬審如是說則禹之言是所以貶堯非
所以稱美之矣又與帝德廣運異矣不如張橫渠
之言爲善夫所謂四凶之爲大姦大佞皆在所憂
畏此但言驩兜共工有苗而不及於鯀蓋所謂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既以知人為難皋陶又為詳言知人之道以謂苟得其要則其為之亦不難也據龜山曰知人安民此皋陶謨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至於庶績其凝皆知人之事也自天敘有典而下皆安民之道也非知人使九德咸事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此說為是中庸曰取人以身言必已之有是德然後可以求於人也故曰亦行有九德謂用人之道必在履之於身先有是九德然後可以求他人有

德然求他人有德不可以信其空言而遂以為有德也故必言其行事深切著明者乃可以信其德故曰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謂稱其人之有德必言其人之所行某事以為驗也如四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所謂言其人有德也而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載采采也蓋觀人之法苟不求之於躬行之際而徒信其言語文辭聲音笑貌之間則小人緣情飾偽得以僥倖而進惟取人之際必考其行實則小人無所容其間也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禹於是問臯陶九德之目臯陶以九德之目而告
之也自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
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人之德不出於此九
者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之
德必至於成然後爲行德而不至於成則德非其
德也寬而不栗柔而不立至於剛而不塞彊而不
義皆非成德也德之非成是皆有以賊其德而德
不爲我有惟寬而能栗柔而能立至於剛而能塞
彊而能義然後謂之成德德至於成然後可用也
聖人備道而全美故其德無所不盡自非聖人不

能無所偏惟其有所偏故自古帝王於其一時之
人才必有長養而成就之因其所偏而長其善救
其失苟於九德之中而有一德之成則可謂之小
成矣由此而積之至於九德無所不備然後謂之
大成故觀人之道必以此九德而察其人材之成
與未成也寬則易失之放縱故必能莊栗然後爲
成德柔則易失之懦弱故必有以立志然後爲成
德愿則易失於樸野則必成以恭亂者有濟亂之
材如武王所謂亂臣十人是也易失於輕忽故當
成之以敬順擾者多失於無斷故以果毅成之直
者多失於不能容物故以溫和成之簡者易失於

略故必濟之以廉隅剛者多失於上氣而好爭故必濟之以塞實強則無所屈撓多不中節故成之必在合義上九字者人之性質所固有者下九字所以成其德也恭之與敬剛之與強其義亦相近此蓋隨宜立文唐孔氏疏云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又曰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為眾撓強也剛強相近此說是也臯陶言此者蓋謂苟能以此九德觀其人才之成不成全不全則知人之道無復餘蘊矣彰厥有常吉哉者言雖以此九德觀夫人

才之成不成又必其德之有常者然後可以為德一作一輟未足以為德也且以一德之常明之如霍光可謂有濟亂之才耳而其為人在漢武帝左右小心謹德未嘗有過是其能亂而敬而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此其亂而敬之有常者哉武帝以是知其可用故其末年托以遺孤卒能擁昭立宣不負社稷之寄彼於九德之一能守有常武帝彰而用之其成效已如此況於九德咸事則其效宜如何哉臯陶以是為知人之要信彰厥有常哉此德惟一動罔不吉也有徵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自日宣三德而下此又言知人之道見於官人者
 則是其義也南豐曾舍人曰以天下之才為天下
 用則用天下而有餘以一己之才為天下用則為
 天下用而不足蓋為天子者奄有天下之廣必能
 盡用天下之才兼收並蓄罔有或遺然後能成天
 下之治故必用是九德之人自寬而粟至強而義
 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丘陵積土以為高
 江漢積水以為大人合并以為公也惟其以是
 天下之才選為天下之用則雖天下之大不足治
 也至於諸侯則其地不若天子之廣其民不若大

子之眾故於九德之中能用其六則足以保其社
 稷和其人民矣卿大夫之於諸侯又其小者故九
 德能用其三則可以保宗廟此言所處之勢有廣
 狹則所用之人亦有多寡也宣達也孔氏以浚明
 為須明行之以浚為須於義無所據案古文書浚
 明與濬哲字同用則知浚明者是亦宣達之意言
 卿大夫能日夜宣達三德之人使之顯明足以保
 卿大夫之家日嚴祇敬者謂敬重其人也王氏以
 為貌嚴行祇心敬亦不必如此之分別也要之既
 曰嚴又曰祇又曰敬但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而
 無已也言諸侯能敬重六德之人與之共事則足

以保其諸侯之邦亮采者輔其事也諸侯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故其於六德之人必與之共事至卿
 大夫則但宣達之而已言各有所當也據言三德
 六德但謂有九德之中有三有六不必指定其德
 以充三六之數鄭氏以謂三德自簡而廉以下六
 德自亂而敬以下信斯言也是直而溫以上大夫
 之所不得有愿而恭以上諸侯之所不得用豈非
 誣也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天子官人之道也言為天子者必能於此九

德之人兼收並蓄合而受之既合而受之於是敷
 而施之職位之間使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者蓋其
 所治者愈大則其所用者必盡天下之材也俊又
 在官孔氏謂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焉馬鄭云才
 能過千人為俊百人為又要之但謂才無小大皆
 使之居官有職位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
 不飽也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
 非王公之尊賢也蓋王公之尊賢必在與之共天
 位治天職食天祿也苟不與是則未足以盡其尊

賢之意也。臯陶論天子用人，必在使九德咸事。俊
 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諸侯之用人，必在夫
 亮采。至於卿大夫，但言宣達顯明而已。蓋所處之
 勢然也。俊乂既在官矣，於是百官皆相師法，而百
 工之事各得其時也。孔氏云：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既以時為是，又以是為政無非。此說為迂。百僚百
 工皆指百官也。師師指其人而言之，故曰百僚惟
 時，指其事而言之，故曰百工其實一也。撫于五辰
 言使百官各舉其職以順此五辰之時，則眾工皆
 興也。五辰之說，張諫議論甚詳，其說以謂木生於
 亥，壯於卯，成於未。此三辰者皆木所終始也。就其

壯而言之，則寅卯正木之辰，而春之盛德實在也。
 火生於寅，壯於午，成於戌。此三辰者皆火所終始
 也。就其壯而言之，則巳午正火之辰，而夏之盛德
 實在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成於丑。此三辰者皆金
 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申酉正金之辰，而秋
 之盛德實在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成於辰。此三辰
 者皆水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亥子正水之
 辰，而冬之盛德實在也。土包載五行而寄王於四
 季，則辰戌丑未皆土之辰焉。蓋五行之時分而言
 之，則為十二辰合而言之，則為五辰，其實一也。蓋
 百官既得其職以撫順於五行之時，五行既得其

順矣則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草木茂此庶
 績所以其凝也凝成也自翕受敷施至於庶績其
 凝此天子官人本末先後之序也臯陶之論官人
 於天子曰翕受敷施固無可疑者其於諸侯局之
 以六大夫則限之以三此則學者以意逆志而得
 之不可泥其文於章句之間也薛氏曰古之知言
 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者膠於言而
 責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
 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
 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
 爭臣七人安得謂之僭天子故觀書者取其意而

已矣此論善哉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

王氏曰天子當以勤儉率天下諸侯不當以逸欲
 教有邦蓋天子逸欲於上則諸侯化之亦將肆其
 逸欲以盤樂怠傲於下使有邦者皆肆其逸欲則
 生民之受其禍可勝計哉而其源則自夫上之人
 以逸樂導之也誠使為天子者澹然無營清心寡
 欲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彼諸侯
 者其敢肆其逸欲於下哉故無教逸欲有邦者此
 誠端本清源之道也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幾

政也言當戒慎萬事之政也上文既言官人之道
 至於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則是治定功成以常人
 之情當國家無事之時則易安於逸樂而無戒慎
 危懼之心此則危敗禍亂之所自萌也故戒之曰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一日
 二日之間而危亡禍亂之幾至於萬其可畏如此
 可不盡其戒慎危懼之意哉無曠庶官言非獨天
 子當兢兢業業於上又當勸勉羣臣之在官者使
 之各恭爾位而無曠其職所以必欲無曠庶官者
 蓋凡設官分職其所治之事無非代天之事也使
 一官之或曠則廢天之職矣天子雖兢兢業業於

上而百官有司廢天秩於下是亦危亂之道也故
 臯陶之陳謨勅戒既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其意蓋欲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以盡乎君臣之道而共保無為之治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下文申結天工人其代之之義湯誥曰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言民有物
 則之性好惡之情無非出於天之所以降衷者為
 君者惟能克綏厥猷而已人之生也其人倫之典

天也故其彝倫有自然之敘矣人君勅之以為五
 典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
 友有信五者各致其厚蓋所以助乎天之所敘也
 謂人之生交際之禮天已定其差等有自然之秩
 矣人君自己為五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
 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
 以嘉禮親萬民五者各得其常所以助夫天之所
 秩也勅有典自有禮必在夫君臣共致其寅畏恭
 謹衷善之意然後可以施化故曰同寅協恭和衷
 哉既曰寅又曰恭又曰衷亦與所謂嚴祗敬同謂
 其寅畏之意有加而無已也蘇氏曰此二者道德

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之若天命有德討有
 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天命有德凡有德則順乎
 天道順乎天道天之所命也人君於是制為五服
 以章之五服鄭博士曰自袞冕至於玄冕自九章
 至於一章是也天討有罪凡有罪者則悖乎天道
 悖乎天道則天之所討也人君於是制為五刑以
 用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天命有德討有罪
 施之於刑賞之間必在夫君臣共勉於政事然後
 可以勸懲天下故曰政事懋哉懋哉敘有典秩有
 禮則君臣同寅協恭和衷以助夫天之所敘秩命
 有德討有罪則君臣懋於政事以助夫天之所予

奪君臣之間盡道如此則可謂能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無曠庶官以代天工矣此臯陶諄諄為
 帝陳謨也典禮言勅我自我而命有德討有罪不
 言我者楊龜山曰典禮必自天子出故曰勅我曰
 自我若夫爵人于朝與眾共之刑人于市與眾弃
 之雖天子不得而私焉此說是也典曰五惇服曰
 五章刑曰五用而至於禮則獨曰有庸者王氏曰
 五典五服五刑之所施非一人之身若五禮則取
 於一人之身而楊龜山以其說為不然龜山之說
 曰禮雖有五而其用則非一如五禮上自天地社
 稷宗廟下至山林川澤以及四方百物皆有祭焉

而其儀章器物各從其類不可以數計吉凶軍賓
 嘉亦莫不然故曰有庸然馬融本則直作五庸與
 五惇五章五用無以異然世遠難以折中姑兩存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

古文書畏與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孔氏以上一
 句屬於天命有德言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
 必命之下一句屬於天討有罪言天明可畏亦因
 民成其畏民所叛者天必討之案呂刑云德威惟
 畏德明惟明是明與畏字相對而言明者天之所
 彰也畏者天之所畏也孔氏既以明畏屬於天討

有罪矣故遂以聰明屬於彰有德豈天之彰有德則用其聰明而討有罪則不用其聰明者乎此說不通而王氏張諫議則又以聰明主於典禮而言明畏主於命德討罪而言夫明畏主於命德討罪無可疑者而以聰明為主典禮則失之泥要之二句只一意蓋所以總結上文而盡其義亦不必分說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正為命德討罪而言也言天之聰明能鑒察善惡故其吉凶禍福之應未嘗有豪釐之差為人君欲觀其聰明明畏無觀諸他觀之民而已天有聰明之道而其聞見則付之於民民之所聞天之聰也民之所

見天之明也天有明畏之道而其好惡則付之於民民之所好天之明也民之所惡天之畏也蓋公天下之聞見好惡而褒貶則天之聰明明畏不外是矣是道也達乎上下者一理而已下焉民之所以好惡向背者此道也上焉天之所以吉凶禍福者亦此道也所以必在察乎民之意以察天之意此理而達於上下本無有二民之好惡向背則天之吉凶禍福應之如影響矣故有土者不可不敬如此敬於民則敬於天矣敬於天則民歸之矣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自允迪厥德以下至敬哉有土臯陶之所以為帝
 陳謨盡於此矣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申誥之曰
 朕言惠可底行謂我之言順於理可底而行其意
 蓋以謂我徒能言之耳至於行之則在乎舜與禹
 也禹曰兪者然其惠可底行之言既然其言而又
 謂汝之言不但見於空言而已亦可以致行其功
 蓋欲勉臯陶以共行其知人安民之言也臯陶曰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襄哉者言禹雖勉臯陶
 共行安民知人之言而臯陶猶辭讓不敢當也孔
 氏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
 行事而言之信如孔氏說則曰之一字遂為衍文

蓋上下文勢已足雖不加曰字猶成文義也張橫
 渠薛氏皆以曰當作日字下文予思日孜孜相類
 此說比先儒為優雖治經者不當變易經字以就
 己意然而考之於經曰之與日大抵多相亂如洛
 誥曰今王即命日釋文一音作曰呂刑曰今爾罔
 不由慰日勤釋文一音作曰以是知日字曰字經
 文多相亂而此下文又有予思日孜孜與此思曰
 贊贊襄哉文勢正相類故張橫渠薛氏皆以為日
 此蓋有憑據而云非率意而為此說故可從也贊
 贊襄哉者孔氏以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薛氏
 曰日夜進進不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

也蓋爾雅襄字惟有二訓其一訓除其一訓上既不可訓除而用爾雅訓故遂以訓上必曰贊贊上哉故其說不得不如此鄭氏雖知爾雅二訓不可從又以襄字訓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其說尤為無據惟王氏曰襄成也思一一贊襄以成禹之功也案春秋左氏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杜元凱曰襄成也王氏之訓蓋出諸此此說為善臯陶之意蓋以謂使我獨底可績則未能為禹之助以成其功而已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六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益稷

虞書

伏生之書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案壁中科斗書始釐而為二觀舜典慎徽五典而下正與堯典帝曰欽哉之文相接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下實與臯陶謨思曰贊贊襄哉之文相接則伏生之書合而為一者是也而孔氏必釐而為二者蓋古者簡冊以竹為之編次而成書所編之簡不可以多也故文之多者一篇之所不能容則釐而為二雖釐而為二苟文勢相接

亦不害其為一也既已釐之則必為之篇名以別之於是有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之目此但為簡冊之便耳非有義於其間也書序既有此二篇之目而孔壁之中舊文雖為一簡孔氏安得不釐而為二哉以是知伏生之合之也由是理而推之也孔氏之釐正也因其簡冊之舊也故簡冊之當從孔氏而以二篇之文相屬而讀之則當以伏生為正篇名益稷者蓋以篇首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簡冊猶論語有顏淵微子孟子有公孫丑萬章等名篇也而唐孔氏則謂二人佐禹治水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此則過論也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此文與臯陶陳謨同為一時之事其文當與上贊贊襄哉相屬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益臯陶既已陳謨於帝於是呼禹使汝陳其盛德之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禹既承命於是拜而歎美以謂臯陶之謨既已盡善矣予復何言哉惟思日夜孜孜奉臣職而已臯陶曰吁歎辭也臯陶於是歎而問禹以予思日孜孜之事為如何也楊子雲

曰禹以功臯陶以謨當舜之時禹臯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其上臯陶陳謨而不敢自許其功禹成其功而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而禹乃謙遜不敢即承命而遂言之也其意蓋以謂臯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且不逮其何以有加於臯陶故臯陶問其何如而禹但以孜孜奉臣職見於已試之效者以荅之也周希聖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禹之謙遜以謂坐而論道者必臯陶而已特作而行之而已此說是也自此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實禹治水本末先後之序也洪水滔天

浩浩懷山襄陵於是天下之民皆昏墊溺困於水災也四載說者不同孔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而史記及尸子慎子漢書溝洫志與此所載大同而小異水乘舟陸乘車諸說皆同泥乘輶史記作橐尸子作藪慎子及溝洫志作毳山乘橐史記作橐溝洫志作楫然而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輶與橐藪毳一物也橐與橐楫一物也輶以版為之其狀如箕用以擿行泥上橐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治洪水之時以此乘之以為跋履山川踐行險阻之具也雖其制度不同不詳見於經然自漢

以來其說如此必有所傳聞也或者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兗州之功十有三載乃同則以為禹治水實四年而成功故謂之四載世多喜此說蓋其文致附會亦似有可信者然而四載指治水而言謂之四載可也何以謂之乘四載乎又其年數反覆齟齬而不合蘇氏論之詳矣隨山刊木者蓋禹之治水自通障蔽始於禹貢之書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後言奠高山大川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蓋禹治水之初必先烈山澤驅禽獸以通障塞障塞既通然後土功可得而施之暨益奏庶鮮食益是佐禹治水禹當夫水土未平民未粒食於是暨益教民以食魚鼈鳥獸之肉而充飽也奏進也奏庶鮮食進於民也鳥獸新殺曰鮮故曰鮮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障塞既通矣然後可以施其治水之功使川澤之水各有所歸也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蓋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沅也淮也渭也洛也

通有九川然亦不必如此之泥要之謂九川者但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導之使之各有所歸也距四海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說者遂以導弱水入于流沙為西海黑水終入為南海後至于大陸以北播為九河入于海者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然海之量合受眾流若如此說則是西海所受者惟一弱水南海所受者惟一黑水無此理也若以決九川為九州之川澤無所不決而距四海為江水皆歸於海則無所不包矣濬畝澮距川謂川澤之水既有所歸於是疆理其地則為溝洫以宣泄平地之水使皆歸於川澤亦

以為耕稼之漸也考工記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不言遂溝洫而曰畎澮者蓋舉小大以包其餘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則比其功役又倍於隨山刊木矣故所藉以為眾庶之食又非鮮食而足也故於鮮食之外又加艱食焉者薛氏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艱難而

得之者也古者凶年飢歲五穀不熟民無所得食
 於是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羸以充飢者所
 得艱食即此類之謂也謂使民食鳥獸之肉又加
 之以草木根實之類以足之也艱食鮮食者則民
 無阻飢矣於是又勉之以阜通貨賄以給其資生
 之具懋遷有無遷有以之無也如魚鹽徙山林材
 木徙川澤是也化居者化易其所居積王肅云易
 居者不得空去使滿而去使滿而來其說是也既
 懋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
 以興農事而使民享其粒食之利粒食者五穀之
 食也民既粒食則飢饉墊溺之患皆可以免矣舜

使禹陳其盛德之言禹謙自牧不敢以陳謨自居
 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
 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洪水之初浩浩懷
 襄下民昏墊而其終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其間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
 君臣之間相成警戒其兢兢業業常如洪水未平
 之時如此則國家之福永永無窮矣鮑叔牙謂齊
 威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
 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大禹之思日孜孜其意如
 此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

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俟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舜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禹謙遜不敢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序以致其日孜孜之意而臯陶猶以為未也於是然其思日孜孜之言而臯陶謂之曰汝之昌言可師法所當為帝陳謨禹既不獲遜矣於是又陳謨以戒於舜曰都帝慎乃在位此雖勉徇臯陶之意而陳其實亦所以申結上文之義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其終也至於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則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治定功成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

視天民之臯曾無可憂者然聖人不敢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多難矣而君臣相與焦心勞思以拯生民之飢溺既克有濟然人之常情安於無難必將忘其所可戒則驕奢淫泆之所自萌而危敗禍亂自此分矣故禹之陳謨蔽以一言曰帝慎乃在位蓋謂欲守此盈成之業縣縣社稷無疆之休者惟在慎之而已董仲舒曰堯舜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蓋為人君者苟以位為樂則將窮天下之欲以供耳目之娛故不能保厥位至於顛覆喪亡而不悟苟其居是位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致其畏慎之意則其位之

安如太山而四維尚誰得而奪之邪禹之言簡而盡若此可謂一言而興邦矣帝曰俞者然禹之言深喻其儆戒之意孔子語顏回以克己復禮之目則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謂欲克己復禮者當如此也禹之陳謨盡於慎乃在位之一言帝既虚心而聽之君臣之間不待問而辨也故又推明其義為帝盡言之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後先之序當如此也安汝止者言汝之所止不可以不安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蓋人之所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得以移之矣苟能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外物曾不足以動其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此實慎乃在位之本也惟幾惟康其弼直言能安止矣又能盡此三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在位之道也惟幾者謂人君當戒慎萬事之微而不敢忽也惟康者言當安靜天下之民而不擾之也其弼直者謂輔弼之臣當得切直之臣而用之也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四方無虞若可以無

慮矣及其禍亂一起卒至陵夷敗壞而不可復收者其禍未嘗不出於三者為君者宴安鳩毒而不悟危亡之機禍之所自萌也好大喜功以擾斯民禍之所自萌也人主好佞於上羣臣致諛於下上下相徇不聞切直之言者亦禍之所自萌也苟能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康以安天下之業又能使其弼直以通天下之情危敗禍亂無自而萌而慎乃在位之道盡於此矣惟動不應僭志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自安汝止至其弼直可謂能定矣惟其能定故動而有為也則可以大應夫僭志之民此其所謂能應也僭志謂民之於

君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僭上之志而樂從之者也惟為君者無以大慰斯民之望故有悍戾而不從苟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則民固得所欲矣彼之僭志於我而我之發政施仁有以待應之孔氏曰僭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惟動不應僭志是宜於民人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有以昭受上帝之命天將命以休福受天之祐永永無窮矣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其終也以及於九州攸同萬邦作乂天命眷顧錫以休福何以至此苟於此能兢兢業業以慎乃在位如上之所云則固有以昭

受上帝之意而天之命以休福至於億萬年而無
易是天重命之也天與帝之稱雖異其實一也嘗
考經之所載凡稱天稱帝者大抵皆是變其文以
成美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既曰帝乃震
怒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既曰惟帝不畀又曰
惟天不畀凡若此之類甚多皆是史官錯綜其文
以成義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但謂如此然
後可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以休福此但是不欲
言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用休故變其文曰上帝
必欲從而爲之說則鑿故詳考此章之義蓋謂欲
慎乃在位者其靜而無事也則君臣盡道於廟堂

之間其動而有爲也則天人協應於幽明之際定
之於此應之於彼蓋不期然而然者此禹所以諄
諄反覆爲帝申言之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文孰難
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
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反覆昏
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
徭役毒之世方弊培克窮之國於此衰則守文爲
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遇一生是創業
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恐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
亡見守文之不易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
當與公等慎之房玄齡魏徵以其身之所歷而言

之故於創業守文之難易俱有所偏若禹者親與
益稷之徒跋履艱難踐越險阻以定洪水之難故
其始之所言者無非所謂創業之難及其洪水既
平帝方命之以陳其嘉猷嘉謨以爲警戒故其終
之所言者無非守文之難蓋其意亦以謂創業之
難既往矣守文之難方將慎而圖之觀太宗之言
則禹所陳之謨本末首尾不煩訓詁而可通矣夫
禹之陳謨其意不出諸此而太宗乃與之合若太
宗者亦豈可多得哉帝曰吁者禹之陳謨蓋盡於
此矣帝於是歎其言而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
非一人之所能爲必資羣臣之助也臣哉鄰哉孔

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相成此說未通據
下文曰欽四隣則其所指禹之僚屬左右前後所
與協力以事君者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此蓋
指禹而言之也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
前後之人以爲我之助也鄰哉臣哉言之不足又
重言之也哉自古人多重言之如虬哉虬哉時哉
時哉歸哉歸哉以此臣鄰二義反復言之以見致
意之深也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自臣作朕股肱耳目以下此又申言資夫臣鄰之

義也蓋人君當資羣臣之助猶手足耳目爲之用也自左右有民以下所以解釋其義也王氏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言作股肱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於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心有所欲爲亦不能獨成其功要必資手足耳目之助使手足耳目之職廢於外則心之思慮亦不能獨成故帝言此者必資夫羣臣之助也予欲左右有民言我欲助我所有之民也此即孟子所謂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謂我欲左右有民以教育成就之汝

當輔翼於我也宣力即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也予欲宣力四方謂我欲宣布其力於四方汝當黽勉以爲之蓋陳力就列人臣之職也故曰汝爲至於左右有民則非人臣之事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天子之職也人臣但爲之助而已故曰汝翼言各有所當也汝翼汝爲申言作股肱之事也雖申言作股肱之事然而必欲以一句爲股一句爲肱如汝明之爲目汝聽之爲耳則不可要之汝爲汝翼皆是手足之用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觀視也予欲觀古人之象謂我欲觀視古人法象作服之制於天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是知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故謂之古人之象十二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為正其說以謂華蟲雉也宗彝虎也粉米白米也絺讀為繭紵也畫以為繪紵以為繡畫與紵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紵以為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

其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於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於裳此周之九章也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以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此成周增損有虞氏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所據而云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為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
 雜入宗廟之彝樽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
 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唐孔
 氏云暑月則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豈暑月
 染葛為服而冬月則弃而不用邪此其失二也而
 又以華蟲為二物以粉米為二物其說考之制度
 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以五采彰施
 于五色作服汝明鄭氏曰性曰采施曰色言以本
 性施於繒帛蓋繪以為衣繡以為裳皆雜施五采
 以為五色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
 案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孤之服士

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自天子至於卿士
 其服皆有差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周禮觀
 之則知唐虞之制亦必有尊卑等差於其間作服
 汝明者恐其亂於上下之分故使之明尊卑等差
 以示之也夫自天子至於士宗廟宮室車服冕旒
 器用莫不有尊卑上下之差此但言作服者舉其
 一以包其餘若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賞之以
 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謂之曰惜也不
 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
 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

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舜使禹作服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其意蓋亦謂如此而已自先儒以來觀象以作服之等差所繪所繡之物雖有不同而論其所以觀象作服者則無有異義也至王氏始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凡此德之屬夫陽者故在衣而作繪宗彝藻火粉米凡此德之屬夫陰者故締繡在裳辨物則知善之爲善知善之爲善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則聖人之能成矣介甫嘗有韓退之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王氏於經其鑿如此則其無補費精神蓋又甚於韓

退之矣故楊龜山力辨其非楊龜山既辨其非矣而其說又曰日月星辰天象也山地之屬也服之所以體天地也龍華蟲天產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形而在下者藻火粉米地產也黼黻人爲也故締繡在下此則流而入王氏之說而不自知是皆目睫之論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聞六律五聲八音則可以察治忽也忽不治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亂又在乎出納五言

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聲樂之所自生生於詩歌之發於志者有詩然後有歌有歌然後有樂詩歌和則聲樂用之而無所不和詩歌不和則聲樂亦不和矣季札嘗觀周樂歌邦國之詩則知其國之政若身親而見之故欲察治忽必在於出納五言出五言者為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上之風化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此所謂宣之於下也納五言謂取下之言播於詩歌者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舜之韶樂既和矣又使羣臣出納五言以在治忽於六律

五聲八音之間所以盡善盡美如天之無不蓋地之無不載也汝聽言汝當聽其詩歌以察治忽也若汝明汝聽蓋所謂申結作耳目之義也五言即宮商角徵羽之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我之所言所行苟有違戾於道者汝當以禮義弼正於我汝無面從我之違退有後言謂我為不可弼也蓋禹之所論慎乃在位者必在其弼直舜則答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蓋容受

其弼直之言也舜大聖人也所言所行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豈復有違於道義者哉而曰予違汝弼禹亦大聖人也其事君盡忠亦可為萬世法豈復有面從而退有後言者哉而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君臣之間相與儆戒不得不爾惟其無是事而尤不忘儆戒之心此其所以為大聖人也欽四鄰者言汝既弼我之違又當儆汝左右前後所與比肩以事上者與之同心協力以輔台德也汝既能弼我之違又能欽四鄰以輔德矣其有不以輔弼為意曲從以順上之旨者是庶頑讒說之人也若不在時者謂其所行不在於是雖其所行不

在於是然未可以讒說殄行之故遽加之刑戮也則必盡其寬厚之道以待之此所以生其愧恥之心使之遷善悔過而不忍納之於小人之域矣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此三者皆所以生愧恥之心也侯以明之謂明侯射之禮以別賢否古之射者必設鵠王大射則供虎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射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射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古人之於射蓋所以觀其賢不肖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中者皆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賢否邪正皆見於射侯之間庶頑讒說之人而侯以明

之者蓋使知其不正而反於正也撻以記之所謂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蓋鞭撻於其小過使之記而
 不忘苟記而不忘則終身不犯矣書用識哉是以
 書其過於策而不忘此三者皆是不忍遽弃之於
 小人之域故為之啓其憤發其悻使之遷善改過
 之心油然而生與樂則生矣之生同欲並生哉蓋
 欲庶頑讒說之人並生其愧恥之心聖人所以待
 之既如此之盡則其間必有回心以向善者聖人
 無自而知之則使樂工納言而颺於上以觀其心
 其有格則承之庸之惟其長惡不悛怙終不善而
 終無遷善改過之望者然後納之於刑薛氏曰論

語曰有恥且格格改過也承者薦也春秋傳曰奉
 承齊犧古者奉圭幣而薦之曰承格則承之庸之
 蓋謂其改過者則薦而用之此說是也自庶頑讒
 說至否則威之其略見於舜典其詳見於此此龍
 之職而乃以命禹總其事庶頑讒說必小人之有
 才者雖其邪佞最為可惡然苟使人君能以寬厚
 為心為之生其遷善之心至其一旦翻然而改木
 必不為一時豪傑之才惟上之人弃之於小人之
 域而刻覈太至則彼以不肖之心應之矣自古有
 志之士惡小人欲盡去未有不為小人所中小人
 得志則國家之勢遂以陵遲而不能復振兩漢之

未皆坐此也舜之言曰庶頑讒說則是其中非無
 小人也雖有小人而舜不與寇賊姦宄同弃於臯
 陶之刑方且設為一官為之納言則待之如此其
 盡故雖一時之小人莫不變心易慮歸乎大中至
 正之域善乎邵康節之言曰堯舜之世天下非無
 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所謂難其為小人者謂
 雖有小人而染於聖人之教亦將變而為君子此
 唐虞之世所以比屋可封而自三代以下所不可
 企及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

禹曰俞哉然帝之言也雖然帝之言又有以廣帝
 之意不以帝之言為然於是故曰俞哉與其他人
 曰俞者異也舜謂慎乃在位必資於羣臣之助汝
 當欽爾四鄰以共弼予違其責望於禹者可謂大
 矣禹則以謂輔弼之責雖在於臣鄰然而帝當廣
 延天下之賢人使之居輔弼之任無以謂賢才止
 於此而已光者充也光天之下者猶言普天之下
 敷天之下也海隅者四海之隅也蒼生者謂蒼蒼
 然如草木之生也黎獻賢人在側陋獻賢也如大
 誥曰民獻有十夫予翼論語曰文獻不足徵皆是
 賢之稱也謂之黎獻者孫氏曰士大夫而上冕弁

在首則緇玄爵韎其色不同至於野人戴髮則但
 黎首而已黎首之民謂之黎民賢黎民則謂之黎
 獻此說是也凡此普天之下至于海隅之至遠蒼
 生之至微其萬邦之內賢而黎首者莫非帝王之
 臣帝當悉舉而用之也禹之意蓋言當時之賢人
 或有處於版築耕釣之微而未仕於帝朝者帝當
 旁搜博採而罔有或遺使之處輔弼之任以為天
 子之助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既廣求天下之黎獻必在於敷奏以言使陳其嘉
 言嘉猷以啓沃於上既敷奏其言矣而又明其衆
 功以考其言事而責其實用謂之敷納謂之明庶
 皆是兼收並蓄罔有或遺之義矣謂言無所不納
 功無所不明也既敷奏其言明庶其功審知其可
 用矣於是旌之以車服廣求天下之黎獻而登用
 之也帝既廣求天下之賢才虚心以納其言責實
 以明其功而旌之以車服其好賢樂善之心有加
 而無已則在位之人誰敢不舉賢薦士以讓其所
 不如之人推賢讓能則庶官乃和矣故敢不敬應
 于帝以弼其人主之違以致其手足耳目之助帝
 苟不如是則好賢樂善之心替矣故遠近布同日

進於無功苟遠近布同日進於無功則禹雖欲欽
 四鄰以致其輔弼之功亦不可得也唐武氏無道
 於用人無所難不惟人得薦士亦聽自舉其後開
 元賢臣叶贊幾致刑措者武后之所收也及德宗
 好察多忌士無賢不肖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
 奉天之禍故陸宣公論之以謂武氏以易得人陛
 下以精取士觀宣公之論若此則禹謂帝不時敷
 同日奏罔功者誠非過論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此言堯子丹朱之所以失天下者以規舜也夫禹

之陳謨謂帝當廣求天下之黎獻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而又車服以庸其言可謂大矣而繼之以丹
 朱之遊慢傲虐以戒之者蓋自古太平無事之世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其君未嘗無好賢樂善之
 心其所以至於好賢樂善之心替則讒諂日進而
 不自知者未嘗不始於一日之慢遊也唐明皇開
 元中用姚崇宋璟之徒以致太平庶幾正觀之治
 一旦惑於女色荒於遊田之樂不恤國事其一時
 賢人如張九齡之徒皆兀於一時而不得志其所
 用者為李林甫楊國忠牛仙客數人而已是明皇
 一人也自開元以前而觀之則好賢樂善之主也

自天寶之末觀之則好賢樂善之心無豪釐存於
曾中原其所以致此者蓋本於一日之慢遊也舜
聖人也雖萬萬不至於此然而君臣相與警戒之
道不得不爾蘇內翰曰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之戒成王曰無若殷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
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威靈當時人君皆不
以爲罪而書之史策以爲美談此說是也蓋人臣
之進言極其切直而無諱者此誠盛德之士漢溝
洫志云堯禪舜朱處丹淵爲諸侯朱是其名丹乃
所封之國蓋堯之子也無若丹朱傲者丹朱之爲

不肖蔽以一言曰傲也惟慢遊是好以下又言其
傲之實也言丹朱惟傲褻之遊是好也罔晝夜頷
頷者言傲戲而虐無晝夜也常欲肆惡無休息頷
頷不休息之狀也古者小人之爲惡者必傲傲者
必虐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此州吁之所
以亡也罔水行舟言丹朱習於無水行舟爲能推
於陸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孔氏云奡多力也
能陸地行舟此亦丹朱之類也陸地非可以行舟
丹朱恃其力多推之於陸而行之古者謂多力者
舉百鈞扛洪鼎揭華旗謂他人之所以不能舉我
獨能舉之朋淫于家謂妻妾亂而無別也丹朱爲

堯之子當傳堯之天下惟其慢遊傲虐淫亂之故故堯不以天下授丹朱而授於舜此所以用殄厥世不得嗣堯之天下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此又言己之懲創於丹朱之惡起於一日之慢遊故不敢不黽勉以成事功也娶于塗山國之女也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蓋其娶妻甫及四日遂往從治水之勞以拯生民之急也啓呱呱而泣孟子曰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言禹之治水嘗過其門聞啓之泣其聲呱呱然不暇子之惟荒度

土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毛氏曰荒大也大度土功之事也晉重耳出奔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重耳之所以能成霸功者姜氏與有力焉蓋未有沈溺於妻子之愛而可以建大功立大節者禹拯生民之難思天下之溺由己之溺不暇顧其妻子至於沐雨櫛風股無脂脛無毛而不以為勞其志如此舉天下之聲色嗜

好曾何足以易吾之此志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洪水未平之前上古帝王之世已有其制矣洪水
 之後下民昏墊則五服之制於是圯壞而無別禹
 既平洪水至於九州攸同庶土交正於是輔成其
 五服之制以復其舊王肅曰五千里者直方之數
 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
 輔成之力也至于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二千
 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為千里也州十有二師
 者孔鄭之說不同孔氏以謂一州用三萬人功九
 州二十七萬庸薛氏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

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也哉以是
 知孔氏之說為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
 為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下文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相應其說為長而之所以為每州立十二師
 之說則為不可信蓋其說以謂堯初制五服服各
 五百里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各五百里故有
 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
 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
 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蓋百國
 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
 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合於春秋傳禹朝羣

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之言而先儒王肅之徒謂禹之功在於平治水土不在於開拓境土地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聞焉以是知鄭氏此說其附會雖若可從而其理則非但其論每州建十二諸侯以為之師則其說可行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謂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也蓋自甸服至綏服方三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荒服各一千里是九州之外也自甸至綏每州建十二諸侯為之師要荒二服每方建五人為之長此詳內而略外也而其若干諸侯而置一師若

干種落而置一長則世代久遠不可得而知矣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謂內之每州十二師外之每方五長皆迪道上之德而從上之政教以有其功惟三苗頑凶負固不服之國不肯就功帝當以三苗為念而憂勤於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禹之陳謨有及於此蓋謂四海九州既已悉服苟使天子者不能窒其利慾之原則情竇一開慢遊傲虐無所不至將見一國叛之天下靡然日入於亂矣昔唐明皇之時海內無事四方諸侯奉職貢於京師不敢有後者及其一旦天子惑於女色侈心遂生忠直浸踈讒

四
五
二
諂並進朝廷之勢輕祿山竊發於幽陵兩京陷沒
四海橫流雖李郭之徒奮其忠義以圖恢復之功
而河北之地卒爲割據之壤終唐室而不能復收
舜之時既有頑弗即工之三苗苟使舜忽而不念
至於怠忽之心生憂勤之志怠三苗乘間而起則
雖內之十二師外之五長各迪有功亦不足恃也
禹之陳謨其言至此旨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
惟明

王氏以謂禹言苗頑弗即工之事帝當念其罪而
誅之也故於下文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謂臯陶方施刑於苗民惟明夫勸人主以用兵豈
禹所以愛君之意哉苗之頑凶率六師以征之猶
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哉此說爲不可用
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至於帝其念哉則臯陶與
禹相與語帝前其謨旣無餘蘊矣故舜併陳二人
之功申美之謂天下之人皆迪我之德者是汝禹
之功也蓋非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無以建師長
無以建師長則何以各迪有功此蓋因其言而遂
美之也臯陶又能方祗禹所叙之功而施其象刑
亦明於人之功罪輕重各得其宜也漢孔氏以臯
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二句爲史官之辭而

鄭氏以爲此乃舜推美二臣之言鄭氏之說爲長
唐孔氏則以爲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是不然
自臯陶謨至此皆是禹臯陶相與語帝前其陳謨
旣終矣然後申美二人之功而結之安得謂上無
所由下無所結哉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
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觀二人陳謨如此帝美之
又如此信乎孟子之言也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自此而下夔言其所以作樂之功也其文當爲一
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三十餘年其
與禹臯夔益之徒相與答問者多矣夫史官取其

尤彰明者爲此數篇以詔後世其言止於是而已
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
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其
文勢相屬故薛氏以謂舜以苗民逆命臯陶方祇
厥敘而行法故夔又進陳言鬼神猶可以樂語鳥
獸猶可以樂致而況於人乎王氏則以謂治定制
禮功成作樂舜之治功於是乎成矣故夔稱其作
樂以美舜也凡此皆欲會同數篇所載以爲一日
之言豈史官獨載其一日之言而盡遺其餘乎此
理之必不然也理之所不然而必爲之說故其說
皆牽公而不通今不取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

在下貴人聲也享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故謂之下管是知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皆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笙鏞以間皆堂下之樂也蓋樂之作雖有上下之異其實相合以成樂也孔氏謂夏擊祝啟所以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其說亦無所據但以意度之耳然其義則有可疑者器雖有堂上堂下之異其實一樂也其作止節奏必相待而成聲堂下既已設祝啟豈於堂上又設之邪則夏擊不得為祝啟

夏擊既非祝啟則搏拊亦不得為節樂之用明矣沈內翰曰鳴球非可夏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夏且擊琴瑟非可以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據沈意但以夏擊為夏擊鳴球以搏拊為搏拊琴瑟意此說為可矣至謂和之至詠之不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亦不必如此楊子雲長楊賦云夏滴鳴球劉良注云球樂器也夏滴拊擊也顏師古曰夏擊擊考也以是知鳴球固可以夏擊矣古語云拊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撫五弦目視雲漢則琴瑟固可以搏拊蓋樂之作升歌於

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故詠者但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歌人聲也鳴球玉磬也玉磬而謂之鳴球者案考工記云梓人為筍虛羽屬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虛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虛鳴鱗屬以為筍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以其筍虛如鱗羽之鳴故曰鳴球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蓋謂樂聲和則人神和也祖考來格者非謂有

神靈光景之接於人也蓋祭義曰其入室也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以是為來格也據此作樂必是在宗廟祭祀之時此之謂祖考來格者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知有虞氏之祖宗是顓頊與堯也此之作樂當在顓頊與堯之廟然以堯為宗則可以堯為考則不可謂之考則疑瞽瞍之廟以考為瞽瞍則祖者瞽瞍之父也祭法之言又復不可信然舜受堯之天下而韶樂之作豈不作於堯之廟而作於瞽瞍之廟於義未安然其代遠矣不可得而

考矣虞賓者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虞猶微子爲
客於周也夫丹朱之慢遊傲虐可謂難化矣今也
感樂之和其在位也與夫助祭之羣后以德而相
讓小人之無不和蓋可知也

下管鼗鼓合止祝敔

下管以下此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大司樂曰陰
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是也鼗鼓如鼓而小
持其柄而搖之旁耳還自擊所以出音祝者郭璞
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
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
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而櫟之蓋樂之

始作也則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
之謂之合止

笙鏞以閒

笙樂器也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篁於管端
笙竽類也三十六篁者謂之竽十三篁者謂之笙
鏞大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相對而言蓋與詠
歌迭奏也案儀禮云歌鹿鳴以笙南陔閒歌魚麗
以笙由庚閒此所以迭奏也

鳥獸蹌蹌

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
舞蹌蹌然也夫韶樂之奏而能使鳥獸蹌蹌而和

者蓋樂之所以不能感物者以其不得中聲也苟
 得中聲則小大動植無有不感格矣故瓠巴鼓瑟
 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况舜之盛德
 召和氣於上夔之典樂調中聲於下則韶樂之奏
 而百獸蹢躅無足疑者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論其舞也蓋樂之作也九德之歌升於堂上
 者九德之歌衆樂依之而舞於堂下者則舞於庭
 九韶之舞也謂之簫韶者孔氏曰言簫以見細器
 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
 清而細以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儀其說

亦不然案古今尚書簫字從竹從削箭舞者所執
 之物簫與箭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簫之簫
 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削之箭注云舜樂名箭韶
 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其字從竹從削之
 箭以是知箭韶二字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
 簫之簫故諸儒皆以為細管之備而說者又謂編
 管為之其聲肅然如鳳皇聲此皆曲為之說非古
 書之本意今當從古文書以簫韶者為舜樂之總
 名則得之矣九成者鄭云韶樂之作所以象治功
 之成而舜治功之成見於九功惟叙九敘惟歌故
 其樂以九為節歌於堂上者九德之歌舞於庭者

則九韶之舞亦猶武王之功成於六故其樂以六為節也鳳皇來儀者鳳皇羽族之最靈者其為物也治則見亂則隱不可求而得不可豢而養今也感樂聲而至舞於庭而有容儀也自古太平之世鳳皇出而為瑞氣後世或見於衰亂之朝者此蓋索而後獲非其自至不足為瑞也歐陽曰鳳皇鳥之遠人者也當舜之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之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時也鳳皇適至舜之史因並記其實以為美故世因以鳳皇為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視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此說未為允當

周公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觀周孔之言云爾以謂鳳皇為非有道之應可乎若以鳳皇為偶見於昏亂之時則併與帝王之瑞為不足信矣歐陽之說不可從自祖考來格至於鳳皇來儀是皆韶樂之所感召也然於堂上堂下文勢各有所屬者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迭奏音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又別於一時論作樂之效於字釋文無音當作如字讀據此當是歎而起語之辭宜讀為鳥擊石拊石猶言戛擊鳴球也韶樂之作八音皆備而獨言擊石拊石者蓋五聲之播於八音而角之聲其數六十有四其聲在於清濁小大之間而石尚焉其聲有清濁小大之間則尤難和者石聲屬角石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有不和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備韶樂之和而言之也此雖但云擊石拊石者其石總簫韶全樂而稱之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

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可以謂之獸則知鳥獸皆可總而名百獸也尹者正也庶尹者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非庶尹之諧在於百獸率舞之後蓋言百獸從風猶且如此況百官者乎昔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乃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庶尹允諧微而感物則百獸率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其樂之傳至孔子之時千有餘年而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

之至於斯以是觀之其間樂感韶者如此則知當時所感從可知矣觀孔子之忘味與夫季札之稱夔之言雖極其褒崇稱美之辭豈有一言之溢哉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文中子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矣故考焉而皆當以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以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於一書也至後世簡冊繁多始分為三詩始於商書始於唐虞春秋始於平王魯隱公之

際而其源流皆出於書故自西周以前歲月之終始惟見於書此則春秋之未分也虞夏賡歌與其書而並傳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三者皆合而為一舜禹皋陶之賡歌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於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三者皆出於一而後之學者各自分藩以立同異故學詩者不知有書學書者不知有詩學詩書者不知有春秋學春秋者不知有詩書以是為學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學詩者當自此始庸者用也助語也孔氏云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亂據此一段乃是史

官載舜與臯陶相與賡歌之辭上文曰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其文意全不相貫但其文有庸字故孔氏從而為之說考之於理不通在所不取詩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觀舜之君臣相與答問於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於者皆言之不足又從而嗟歎之辭自帝庸作歌以下是皆嗟歎之不足而見於詠歌也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等語此所謂歌也舜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臯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

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此則道其意於永歌之前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者此舜言為人君者不可不勅正上天之命蓋天難謀命靡常其治亂安危之命果有自而勅正之哉時既安矣危之所自萌時既治矣亂之所自兆時既安矣時既治矣此之謂惟時危萌於安亂萌於治此之謂惟幾惟時者言順天之命於治安已成之後惟幾者言察天之命於危亡未兆之前此其所以能勅天之命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人君欲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非人臣之助則治功無自而濟故形之於聲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蓋一人之身手足喜悅從事於一身以爲元首之助則元首爲之興起亦猶人臣趨事赴功以爲人君之助則人君亦從而興起百工熙哉者言百官之職業亦熙然而興也熙興也下言百工則知上言股肱者專指大臣而言之也舜旣望大臣如此則臯陶於是拜手稽首颺言以奉承所歌之意也拜手者自首

至手稽首者自首至地言盡敬於君也颺者大言而疾曰颺臯陶旣拜手稽首而又颺言曰念哉者蓋舜之所歌泛指當時大臣而臯陶欲使當時大臣皆念夫帝所歌之意於是宣言於衆謂凡我同列大臣皆念帝所歌之意故曰念哉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欽哉言凡我同列之大臣當率欽其上之命以興作其事業又當慎汝所守之典憲無敢不欽也屢省乃成欽哉者謂未成之事則作之興之旣成之事則省之察之使無廢壞又不可不欽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則能勅天命而惟時矣屢省乃成者則是能勅天之命而惟幾矣臯陶既與同列論其所以惟時惟幾以助天子勅天之命於是又續成帝歌以致其規戒之意賡續也載成也臯陶之歌而續成於帝者蓋帝所歌謂夫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望於臣也臯陶之歌謂夫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是臣之所望於君也以足成其義也所謂賡載者亦猶訪落之詩蓋是嗣王朝於廟之時訪於諸侯之言必繼之以敬之詩然後其義乃足故作序者於訪落之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於敬之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此亦賡

載之意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亦以人身爲喻也元首明於上股肱良於下亦猶人君明於上則人臣得以盡忠於下此庶事所以安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臯陶之歌既及於此猶未足盡其儆戒之意故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者破碎而無大略也君叢脞於上則臣懈怠於下故股肱惰則事所以墮廢而不成也范內翰嘗論此言以謂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

此庶事所以康哉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治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相總百官自稷而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也君不可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此說盡之矣夫有虞之治所以能冠百王之上者惟其君臣各任其職而已孔子曰無為而治者

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又曰舜有五臣而天下治蓋君無為而執其要於上臣有為而致其詳於下其治歷萬代而不可及原其所以致此者亦無出於賡歌之數語耳蓋由其嗟歎之不足形於歌詠故雖曰不過數語然言有盡而意無窮使讀之者如聞諸弦歌發越之音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三百篇之源流蓋出於此學詩者不可不察也帝拜曰俞往欽哉者蓋拜受其言而然之自今而往君臣皆當欽其事而踐其言也禮曰君於臣則無荅拜蓋至尊之勢無所屈也然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

尊師重道也。臯陶之賡歌舜拜而受之，豈亦以師
 傳之禮而待臯陶與？案大禹臯陶益稷三篇當時
 君臣相與都俞告戒之辭，史官取其深切著明者，
 以為三篇垂於後世。然堯舜行事其本末既載於
 二典，必為此三篇者，蓋以君臣之盛德尤在於此。
 故也。嘗觀唐太宗之為人，父子兄弟之間，閨門祗
 席之上，蓋有不可言者。然其所以致正觀之治，至
 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者，
 由貴藝好賢，屈己以從諫而已。然太宗克厲矯揉，
 自力於善，故也。太宗豈真能好從諫者哉？強勉而
 行之，未必出於至誠，而其所成就猶且如是，故當

時史官述其聽諫之事，以為正觀政要之書，以示
 後世子孫，亦以其能成正觀之治者有在於此。故
 也。知太宗之所以能成正觀之治，則知舜之所以
 為大者，舍此大禹謨益稷臯陶謨三篇亦無以見
 之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外學 內學 外信

三山林齋林氏主尚書全韻卷第六

之矣

為大法

大禹敷塗野臯陶敷三篇亦無以見

也

一曰心法亦五疇之說頃味後之說以

為心法亦以其類故五疇之說古亦未始有

也史官其類類之事以爲五疇也

